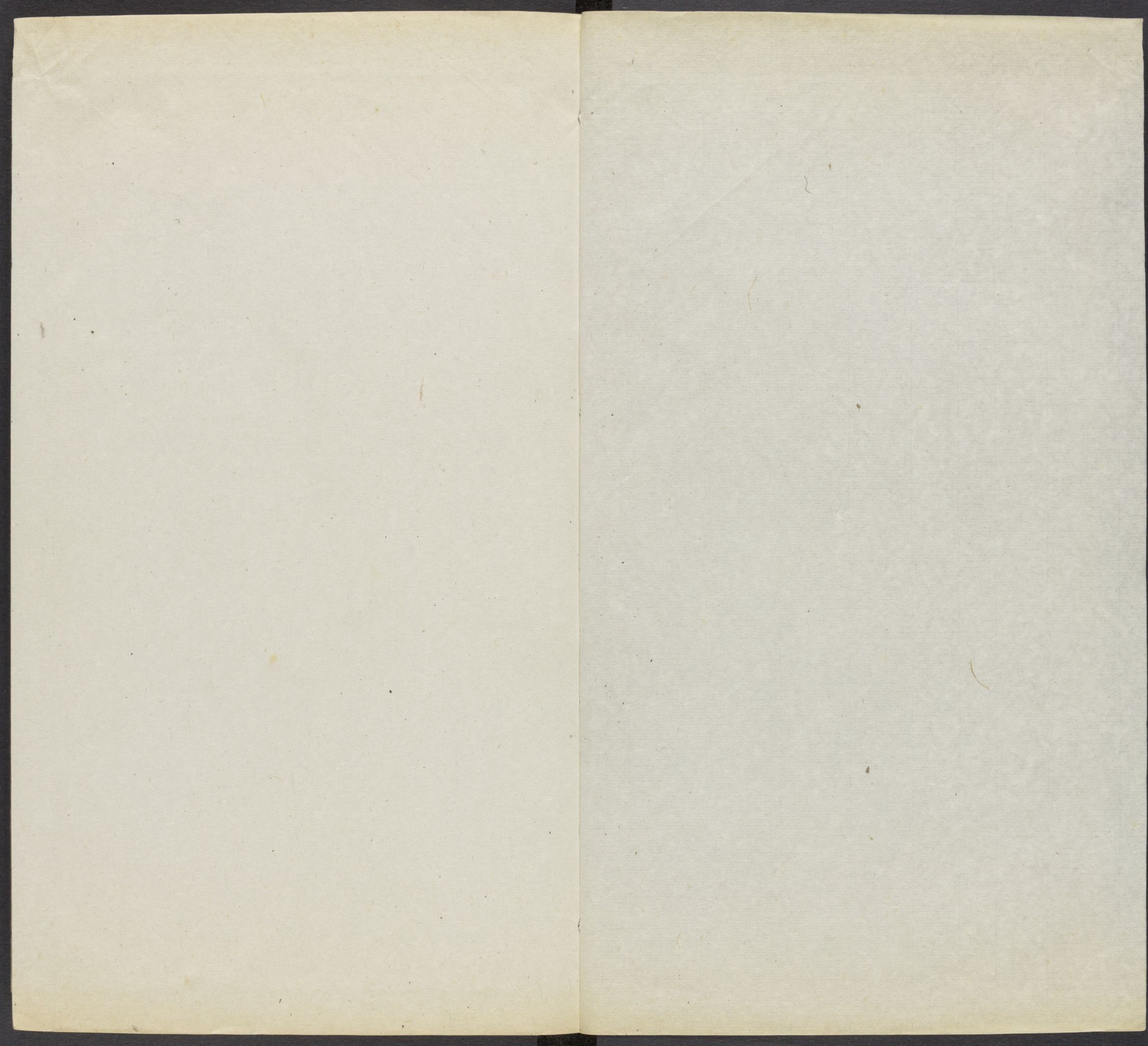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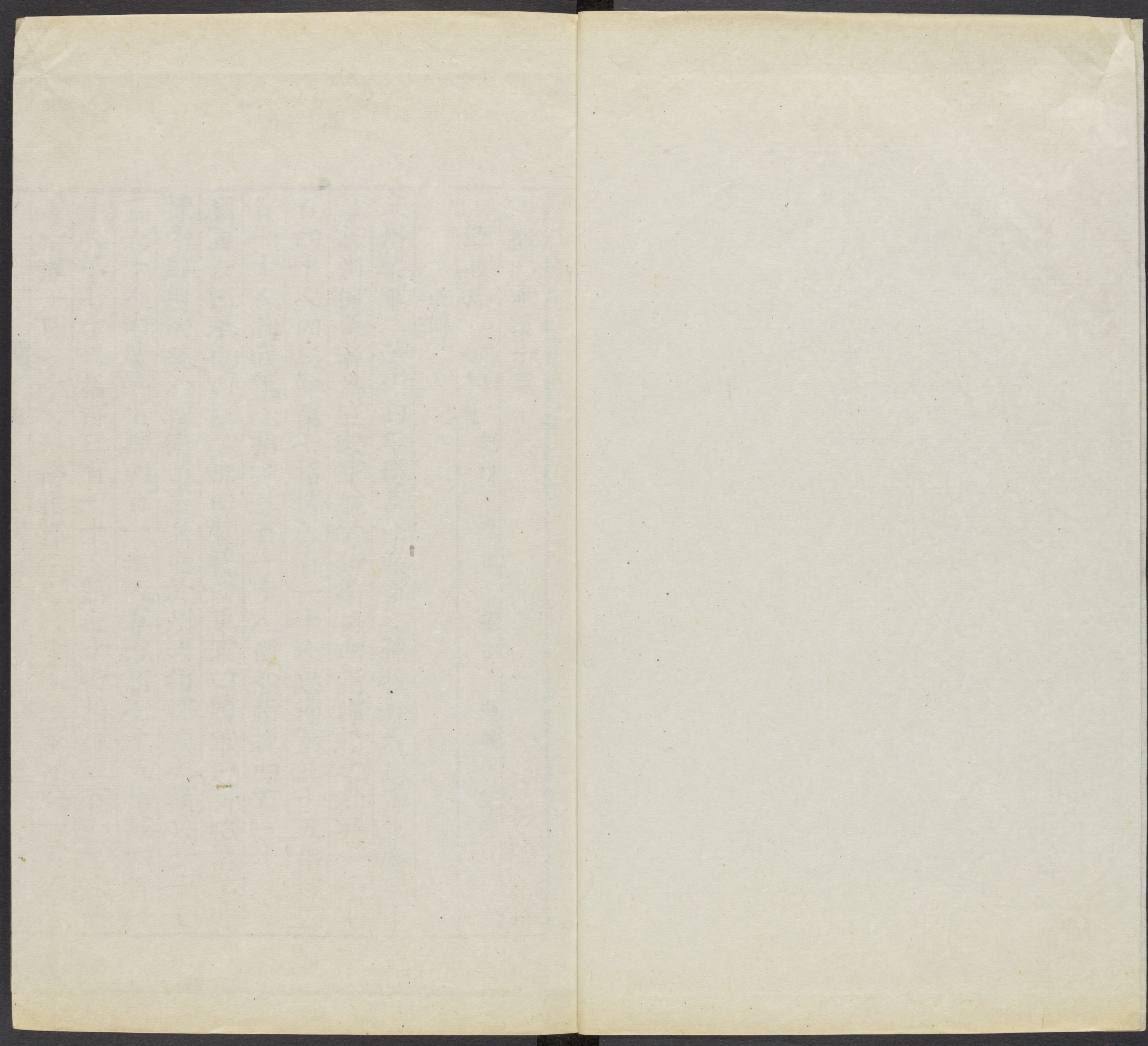


T 3205/2524.81

7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2 1940

徽心卷第十三

軍政志

兵制
戰守附

訓練

屯田

操田

運輸

軍器

兵制

宋州禁軍二淳化四年選真州廂軍之強壯者為忠節軍慶歷中
募真州健勇者為宣毅軍統於侍衛司四指揮領之額共一千七
百四十人內忠節第七指揮五百一十人忠節第三十五指揮五
百一十人壯武第八指揮三百一十人樓船指揮四百一十人
廂軍六曰奉化曰梢工都曰裝發曰車軍曰鹽軍曰新招梢工皆
揀中騎射內統於侍衛司或兼屯於州六指揮領之額共一千七
百六十人內廣濟指揮四百一十人寧淮第七十五指揮四百一
十人第七十六指揮三百一十人第七十七指揮三百一十人車
軍指揮一百一十人清務指揮二百一十人土軍額共一百五十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三人內沿江巡檢寨六十人運河巡檢寨六十人竹鎮巡檢寨三十人忠勇軍統領一人率之額共一千人遊奕軍元隸鎮江都統司嘉定八年撥成真州額共一千人忠武軍上官渙酉自儲糧餉招助防守額共五百人縣萬弩民兵號萬弩手紹興間詔募稅戶充令訓練一人部轄之義武民兵淳熙間詔每稅戶三丁取一以爲捍禦之備置總轄總首首領統率之嘉定六年詔縣令兼軍正兵無定額縣統九百四十人

按宋兵制有三一曰禁軍爲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戍二曰廂軍爲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三曰民兵由選募團練以爲所在防守土軍忠勇軍遊奕軍忠武軍皆民兵也縣有萬弩民兵義武民兵而舊志州無二兵之額疑忠勇軍即州之萬弩民兵保甲民兵即州之義武民兵也舊志云紹興末以建康萬

弩營與戰皆有功使解散歸家至乾道五年令知州徐子實復置名曰神勁軍命御前後軍統領教閱置寨於儀徵募萬弩手以本軍忠勇使効爲名淮東之籍一十四百人淮西之籍一千六百人六年春真州置神勁寨營收萬弩手一千五百九十七人既云因建康萬弩營復置神勁軍而六年所收亦萬弩手則州亦有萬弩民兵矣又云萬弩手以本軍忠勇使効爲名豈後改神勁軍爲忠勇軍耶舊志所載軍額營寨有忠勇而無神勁亦不明言其故姑闕其疑舊志又云乾道八年冬淮南漕臣馮忠嘉言教閱保甲民兵請如淮東三丁四丁取一五丁六丁取二真州無爲二司分領教閱則縣有義武民兵州有保甲民兵而舊志不入軍額亦闕其疑

舊志云禁軍四指揮舊有四營忠節二營在城外東北隅乾明

寺址壯武樓船二營在西洲建炎以後遷入城廢不葺慶元末知州吳洪創屋六百楹忠節七指揮營在小南門西忠節三十五指揮營在城隍廟東壯武樓船二營在小南門東嘉定九年知州豐有俊以三十五指揮營作防城軍器庫他營亦廢十三年知州吳機重建忠節營屋二百六十楹及統兵官解於州治東樓船壯武營屋二百四十楹於舊營址 廂軍六指揮舊雜處民間無復營寨吳機既建忠節樓船營屋復創廣濟等指揮營屋二百四十楹及統兵官解於濟川門西 忠勇軍第二將營屋在州城內東南葦廢不支嘉定十四年吳機創屋七百四十楹及統兵官解其軍莊六曰菖蒲蕩曰五峽塔曰廣福曰臘山曰甘草山曰雞留山其房廊四曰萬金坊二曰清泰坊一曰新街一 遊奕戍軍營在州城內東舊有屋四百八十楹嘉定

十四年詔淮郡戍兵各挈家屬於戍所吳機乃增創六百三十楹及統兵官解 忠武軍營寶慶三年春知州上官渙酉以新翼城成乃自創屋四百四十楹於西翼城下及統兵官解 縣萬弩民兵紹興間免其家三百畝稅役紹興以後止免田稅不蠲其役 義武民兵有寨二東鄉曰懷義西鄉曰太平

元至元十七年賜貴赤合八兒禿所招真滁等戶兵二千八百人俾自領之二十二年立軍籍條例選壯士募鹽徒為軍改江淮元帥招討使為上中下三萬戶府分新附諸軍為三十七翼真州屬八翼為中萬戶設達魯花赤萬戶副萬戶各一人隸所在行院明洪武初安陸侯領達官兵三千安插真州為守禦千戶所十二年陞為衛置指揮使司統左右中前四千戶所四千戶所統五十二百戶所每一百戶所統二總旗十小旗每一小旗內各令五人

爲伍永樂初建統帥以臨轄之或以都督或以都指揮宣德後裁去成化間復置弘治間改設守備原額及伍外帶管旗軍存故通四千四百五十九人嘉靖間實有旗軍一千九十五人事故軍人三千三百六十四人以軍舍餘丁代補三十五年倭寇儀徵沿江增設海船戍兵一百三十名兩江口耆民管之

按府志云儀徵衛守備舊額官兵六百六十八名隸操江標下則旗軍之外別有官兵縣新舊志皆不載未知始於何時

嘉靖志云每歲差操守城官百戶八人軍餘一百人屯田官指揮一人軍舍額餘通二千一百十五人京操春班官指揮一人旗軍一百三十三人秋班官同旗軍四百二十六人運糧官九人指揮一人千戶三人百戶五人軍餘一千一百人城操官指揮一人千百戶十二人軍餘五百人巡江官指揮一人千戶一

人百戶三人軍餘三百人巡捕官指揮一人軍餘三十人巡鹽官指揮一人軍餘三十人巡河官指揮一人軍餘十二人看監官鎮撫一人軍餘十一人譙樓官鎮撫一人軍餘十四人下局官指揮一人軍餘八十人 張桀曰自設衛以來治久法敝卒伍過耗殆十之七而轉漕輸戍歲幾千七百人又多餘丁別戶補且代者城守訓練所餘能幾其稍有貲產者率納冠帶規避操遣實役在官皆貧苦罷羸之徒巡江軍舍衣食莫周艱於支給分番戍卒止充工役其後用窘中途率逃將領莫能禁止至於巡鹽即販鹽捕盜即爲盜甚則械器罔備武藝不閑及至練兵有同兒戲名存實亡殆難可武稱也

隆慶志云增設海船戍兵春汛兵一百三十名每兵月給銀一兩二錢汛畢留兵七十名每兵日給銀三分管兵耆民日支銀

四分係本縣商貨載船埠頭稅銀動支比年人浮於食議者又泥於撤兵之難矣又有墩臺十座上下江口二座一戩港口一座青山港口一座東溝口一座舊江口東西二座鐵釘港口一座黃連港口一座窰港口一座每座墩夫一人墩夫十人統以把截會哨義民官二人每歲官給盤費銀十兩但墩夫則以濱江農人充之而有罪宜充警哨瞭者實未見一人焉

國朝順治初尚沿明舊以江防要害守汛宜嚴於江口設操江公署操撫委署守備四年定經制設儀徵營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一人戰守兵四百名仍隸操江標下罷指揮千百戶等官設儀徵衛守備一人專領漕事更四所官為衛千總舊制守城京操巡江巡鹽等役皆廢明軍籍之戶子孫旗甲世領轉漕者猶令分班歲運得給種屯田如故康熙六年裁儀徵營守備分隸奇兵營設

遊擊坐鎮江口其屬有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守備則專事城守焉

新志云儀徵營有戰船四十營房九處墩臺十座臨江有瞭哨樓設哨官二人 府志云順治十六年海寇犯瓜洲儀徵特命總兵鎮揚州尋以事平復撤而沿江一帶築墩建堡錯置汛兵防範為善矣

訓練

宋教場在小南門外即舊轉般倉址嘉定十五年吳機建閱武亭及左右翼舍十二楹

張桀曰真於宋季當強大之衝乃能拒敵保圍或以數千百人禦彼萬眾數致全勝者則以教閱精而綜理周有司者制之繭以故民兵往往効用諸守盡心所事焉可誣哉

明教場在城外西南一里南北長七百二十步東西濶六百五十步中有演武廳及小廳左有大將旗臺凡秋冬教閱合城操軍舍民壯各編伍領以指揮一人守備官亦不時監臨以講武事又有小教場在城內儒學東隅南北長五百三十步東西濶三百五十步演武亭三間嘉靖三十五年知縣師儒重建訓練鄉團民兵明洪武初定教練軍士律凡各衛所將士務以時練習武藝騎卒必善馳射步卒必善弓弩鎗刀凡射弓每一人以十箭為則內六箭遠可到近可中者為試遠可到以一百二十步近可中以五十步凡射弩每一人亦用十二箭內六箭遠可到蹶張以八十步剗車以百五十步近可中蹶張以四十步剗車以六十步凡用鎗以取進退習熟為試中每一衛於五千人內取一千人令所管千百戶總旗小旗率赴京師御前試驗畢日回衛餘

以次赴京周而復始其所試軍士如騎卒馬上便熟善射及鎗刀步軍善弓弩及鎗三事俱堪能者所管指揮千百戶總小旗各以其能受賞不中者罰軍士中者受賞不中者亦給錢六百為道里費各衛指揮所管軍士一千人內三百人至四百人不中者停俸四月四百人至五百人不中者停俸半年五百至六百人不中者停俸十月六百至七百人中者停俸一年七百人至八百人不中者指揮使降同知同知降僉事僉事降千戶千戶所管軍士一百人內二百人至四百人不中者停俸半年四百人至六百人中者停俸一年六百人以上不中降百戶百戶所管軍士一百人內二十人至四十人不中者停俸半年四十人至六十人不中者停俸一年六十人以上不中者降充總旗總旗所管五十人內二十五人不中者小旗所管十人內五

人以上不中者皆降爲軍凡各都指揮使失於提督致所轄衛所軍士赴京試驗不中者以所試軍士十分爲則四分以上不中者停俸一年六分以上不中者罷都指揮舍人承襲必赴五軍府試驗必年至二十以上方許比試初試不中者食半俸再試不中者降充軍其所領軍士逃亡者計數論罰如百戶逃一人減半俸逃十人全不給至三十人降總旗四十人降小旗至五十人發充軍其千戶逃軍十倍於百戶指揮逃軍五倍於千戶者並減俸及遞降如百戶例洪武二十二年兵部五軍府奉旨衛所官員不肖教兒子弓馬如今但有學唱者割其舌下棋打雙陸戲者斷其手蹴圓者斷其脚作買賣者發邊遠充軍已而府軍左衛千戶虞讓男虞端吹簫唱曲將上唇連鼻尖割去龍江衛指揮使顧與小旗姚晏保蹴圓斷其右脚當時禁制

極嚴故一時將帥皆出其中而無世胄統綉之氣其後法禁弛而應襲舍人驕惰成性宣德五年正統八年成化八年始令天下保舉有謀勇者用之天順八年開武舉初立二名漸至十五名三十名及嘉靖後非武舉不得陞調於是胥子多不得襲而世職遂廢

屯田

明洪武間原額屯種旗軍二千四百九十八人通田地一千二百三十五頃四十八畝內地四百九十五頃六十三畝田七百三十九頃八十四畝嘉靖間屯種軍舍餘丁二千一百四十四名共種原額併由起科新增田地一千五十九頃八十九畝五分八釐二毫五絲二忽六微該納夏秋子粒一萬一千二百四十五石三斗六升五合四勺四抄四撮六圭九粟田六百三十六頃六十三畝

五分三釐八毫三絲八忽六微該米六千八十八石七升五勺五撮地四百二十三頃二十六畝四釐四毫一絲四忽該納夏麥五千一百五十七石二斗九升四合九勺三抄九撮六圭九粟原額屯種軍舍餘丁一千六百三名共種田地八百二頃六十畝四分六毫共該納夏秋子粒九千六百二十二石一斗八升九合七勺一抄起科并首報陞科屯軍八十三名共種田地二十八頃一十六畝七分八釐九毫二忽六微該納子粒一百八十石四斗七升五合七勺三抄四撮六圭九粟新增屯糧軍舍餘丁四百五十八名共種田地二百二十九頃一十二畝三分八釐七毫五絲該納夏秋子粒一千四百四十二石七斗

左所屯田凡三十二處曰月塘曰臘山曰烏山曰十里墩曰團山曰廟山曰橫山曰黃連港曰焦家山曰朱家橋曰胥浦橋曰

潘麻子橋曰丘家衝曰新橋曰包家莊曰舊江口曰二十里鋪曰鶴鷓橋曰破山口曰白洋山曰帶子港曰楊家莊曰響塘曰朴樹灣曰新城曰棗林岡曰增塘橋曰何家港曰藍靛所曰姑嫂橋曰陳公塘曰向城塘屯君在縣東二十五里右所屯田凡二十八處曰七里井曰太子溝曰水蕩周家莊曰北山寺後曰十里墩曰東門外曰奶山曰安城橋曰甘草山曰方山曰馬朋莊曰拘頂山曰長港曰麻線港曰瓦屑壩曰獐溝曰道士曰樊公廟曰雞留曰常勝岡曰鐵牛墩曰銅山曰橫山前曰橫山後曰長巷曰天寧莊曰石碑山曰大銅山屯倉在縣西四十里中前所屯田凡三十二處曰青山曰地藏寺曰斬龍廟曰東溝曰白磨山曰冷家灣曰常山曰欄杆橋曰霸王城曰大銅山曰小銅山曰一戩港曰赤土坂曰皂角樹曰馬院牆曰錢斧莊曰李

知縣圩曰馬兒壩曰銅山前曰銅山後曰雞留走馬灘東溝曰帶子港曰亭山岡曰杜家莊曰包家莊曰新城馬院牆曰十五里墩曰十里墩曰臘山前曰臘山東曰帆山周家莊中所屯倉餘糧倉並在縣西二十里前所倉在縣北三十里

洪武初諭五軍都督府曰養兵而不病於農者莫若屯田今海宇寧謐邊境無虞使兵坐食於農農必受蔽非長治久安之術其今天下衛所督兵屯種庶幾兵農合一國用以舒又諭曰天下衛所分民屯種者咸獲稼穡之利其令在屯軍士樹桑棗百株柿栗胡桃之屬隨地所宜植之亦足以補歲歉之不給既又諭今年屯種須於五月報禾苗長養何如七月報結實何如十月報所得子粒若干一歲三報 永樂中諭都司衛所指揮千百戶等曰養兵在於足食足食在於屯田朕即位以來首命屯

種丁寧告戒務在有收凡軍一百名以上委百戶一員三百名以上委千戶一員五百名以上委指揮一員提督毋多委官以致曠職務圖實效毋視虛文亦毋得因而生事擾害有妨屯種歲終比較子粒不如數者定行究罰凡屯種除下年種子外俱照每年歲用十二石正糧為法比較各屯都要置立紅牌一面刊明傳看以為警戒管屯官務要不離屯所勤謹提督不許擅科擅差亦不許無故凌虐屯軍務乘時耕種不可推奸偷懶不許聽大小官旗私自役使亦不許倚恃刁潑不伏本管官旗比較約束如或仍前壞法定將犯人處以極刑家小遷於化外按古屯田皆於軍伍之外各置司領之明制有一軍則授田一分歲計其田之入一分輸官二分自贍其他役使則不之及規戒甚嚴蓋令其無事則躬耒以耕有事則荷戈以戰兵農相資

其法視古為良

國朝屯田九十二處原額二千三十畝六釐三毫內分屯丁一千四百三十一名領種夏地二十畝每畝約麥一斗五升共麥四千二百九十三石新增屯丁四百四十名領種屯田二萬二千畝每名領田五十畝內夏地二十畝每畝納麥三升三合共麥二百九十石四斗秋田三十畝每畝納米八升三合共米一千九十五石六斗起科屯丁四百六十六名領種屯田一萬六千五百三十九畝七分六釐三毫各該領田三十五畝四分九釐三毫五忽三微六纖每名科夏麥一石三斗六升四合九勺四抄共麥六百三十六石六升二合六抄秋米二石一斗四升二合四勺七抄共米九百九十八石三斗九升二合六勺六抄三撮以上三項麥米共一萬一千六百六石四斗五升四合七勺每石折銀三錢五分共

銀四千六十二兩二錢五分九釐一毫五絲三忽五纖又每石帶徵軍餉銀二分八釐三毫三絲一纖一沙共餉銀三百二十八兩八錢一分一釐又每石加徵牛角價脚銀四釐七毫八絲六忽一微二纖共牛角銀五十五兩五錢五分

順治十六年奉文清丈揚州高郵二衛及通泰等所報數甚少准儀徵開報丈出屯田三萬六千九十五畝六釐六毫每畝陞科麥米一斗二升共麥米四千三百三十一石四斗七合九勺二抄照屯田例每石折銀三錢五分該折銀一千五百一十五兩九錢九分二釐七毫七絲二忽當事急於報功實未嘗清丈也屢經駁查按揚州道詳文云儀徵衛新餉偏枯不一衛官議以夏秋額糧計銀均攤每銀一兩計攤銀三錢四分五釐二毫以為衆擎之舉鳳撫部院批云如果無弊姑照詳行由是開徵

傳錄卷之三
十
偏祐愈其自十六年至今軍田瘠而軍糧重軍不能畊始以其
田典質於民及開墾成熟輒復議贖軍民爭訟無已闔邑苦之

操田

明操丁五百三十一名領種額五百三十一分

按正統十四年調取揚州各衛所旗軍分春秋兩班依期赴京
操練六月滿日釋放回衛名曰京操此田乃京操旗軍所領種
者

國朝順治三年廢京操每名徵操餉銀一兩一錢六分七釐九毫
八絲四忽九微五纖共徵銀六百二十兩二錢十六年清丈出操
田四千七百七十九畝每畝陞銀二分三釐共銀一百九兩九錢
一分七釐

運輓

明儀徵衛運船一百一十一隻每歲以指揮一人千戶三人百戶
五人軍餘千一百人遵聽漕院發付水次領兌本縣漕米撥別衛
官軍領兌

嘉靖志云每歲運糧三萬三千七百七十一石內兌運二萬七
千九百三十一石改兌五千八百四十一石清江廠造船辦料
軍餘一百六十四人造船官百戶一人

國朝順治初尚沿明舊尋改指揮千百戶為守備千總每歲輪簽
一人遵聽漕院給單開行後奉文節省漕餉運船一百一十隻暫
減十九隻其糧於各船均載管運旗丁八十三名康熙五十一年
漕院題定新例恐正丁羈留通州添設副丁八十三名每年受兌
時檢換不一名無定數本縣漕米撥別衛官軍領兌如前

軍器

宋甲仗庫在州治後忠勇軍甲仗庫在本軍寨吳機建撥錢二千貫以助遊奕忠勇兩軍增置弓矢以備不虞防城庫有二一在忠節營豐有俊創以儲防城器具一在濟川門西吳機以其址建廂軍營遂徙置司法廳西增置弓矢戎械以數萬計上官渙西遷司法廳西防城庫於設廳西廊重建軍器庫增修弓矢戎械亦數萬計

明軍器局在縣東南白沙祠左每年遞造器仗六千四十件以指揮一人掌之為六瓣碗子盔一百六十頂青布響甲一百六十副斬馬刀四十把腰刀一百六十把弓一百六十張弓弦三百二十條破甲箭四千八百枝撒袋一百六十副圓牌八十面通解兵部國朝無軍器局有大砲數十座康熙六年移往鎮江火藥十大罈舊藏儒學東奎光樓下四十二年知縣許承澎移埋大教場五十

六年知縣陸師奉文檢查封固存貯五十七年陸師重建縣治土地祠神座下掘得小砲卅九座移貯縣庫

戰守附

南齊高帝時元魏佛狸南侵驅略江北居民後凡寇兵至皆驚走不可禁止乃於江北置軍二十有一白沙洲置一軍

唐武德二年杭賊李子通攻江都陳稜時為守求救沈法興遣子綸屯揚子間數十里三年輔公祏據揚州時詔河南安撫大使任環以兵自揚子津濟江討之拔揚子城降偽將龍龕遂據揚州天寶十五載永王璘反宦者啖廷瑤邀招討判官李銑以兵千人屯揚子璘敗馮季康奔白沙璘黨皆散

上元元年江淮都統劉展反屯軍白沙遂陷昇潤等州

廣明元年賊黃巢北渡江兵勢甚盛時高駢鎮廣陵以諸道兵散

白度不能制但令諸將自保不敢出兵由是賊犯六合揚子而北
光啓三年畢師鐸既叛高駢帥其衆壁揚子廢民廬舍治攻具既
爲楊行密所敗乃與秦彥唐宏倪詳焚白沙將渡江會孫儒引兵
全乃還合攻行密

五代僞吳順義四年吳主溥如白沙閱舟師

周顯德四年世宗破唐人於鑿江口直抵南岸焚其營柵五年世
宗屢至迎鑿江口遣水軍擊破唐兵唐主恐遣陳覺表請聽命畫
江爲界以求息兵歲輸貢物數十萬於是江北悉平

宋建隆元年平揚州命諸軍習戰艦於迎鑿

宣和四年金遣其將王伯龍攻和州還過真揚道遇韓世忠軍戰
敗之

建炎二年真定軍賊張遇焚真州王淵招降之以其兵

是年江上賊邵青犯真州邑人沈攸帥衆拒戰死之冬十一月金
人陷真州守臣向子志棄城去四年夏四月金人至江上韓世忠
計擒兀朮不果遂自鎮江沂流西上乃益兵真州勢接建康兀朮
循南岸世忠循北岸將至黃天蕩兀朮窘甚趨建康岳飛邀擊人
破之兀朮復出江中世忠相與持黃天蕩帥海艦預以鐵縵貫大
鉤曳兀朮舟沈之兀朮窮蹙募得閩人獻破海舟策及戰世忠舟
果敗乃還鎮江兀朮濟江屯兵六合世忠以八千人拒金十萬衆
四十八日而敗金人自是亦不敢復渡江

建炎三年呂頤浩請修水戰之具疏略曰水戰之具在今宜講
然防淮南難防江易近雖鎮江擺泊海船而上流諸郡自荆南
抵儀徵可渡處甚多宜預爲計望置使兩員提舉造船且詢水
戰利害

紹興三十一年秋九月金人攻真州步軍司統制邵宏淵逆戰於胥浦橋兵敗真州陷劉錡以舟渡真揚之民於江南金人來爭錡命部將吳超等拒之斬其統軍高景山大破之冬十一月完顏亮復來邵宏淵願獨當一面亮以軍趨六合欲斷劉錡軍宏淵引兵至保胥浦橋亮不敢進三十二年冬金人攻真州邵宏淵屯兵於城遣將元宗梁淵張昭率兵數百往拒之戰於胥浦橋三將死之金人遂陷真州不入城趨陷揚州

紹興初資政殿學士張守上防江疏略曰金人趨淮甸之路有四其一西路自京西趨潁昌蔡州廬滁真州而來凡千八百里可以控扼守禦者廬滁真是也望詔諭大臣取四路守倅帥臣盡力捍禦劉達可亦論其利曰六飛南渡駐蹕吳會士卒服習隨用隨效又非國初比也方金人有儀徵之役彼謂南北夾軍

可以利涉也而提艦接戰鼓柁若神我是以有黃天蕩之捷或以長纜曳之可以致敵舟之不渡或以海鯁擊之而能使敵舟之沈溺則吾中國之長技可見矣

隆興二年金撲散忠義攻真州

慶元二年金紇石烈鶴壽攻下真州冬十二月金撲散揆進軍屯於瓦梁河扼真揚諸路之衝真州兵數萬深河橋揆復遣紇石烈子仁攻之不戰而潰斬首二萬級劉佺常思敬蕭從德莫子容皆驍將也悉為所禽真州遂陷

開禧元年金人攻真州義武民兵總轄唐璟決陳公塘水却之二年冬十月以主管殿前司公事郭杲領兵駐真州戊子金人攻廬州真州兵往援之金人大敗而還十一月甲辰金人攻真州士民奔逃渡江者十餘萬鎮江守臣宇文紹節具舟以濟廩食之邊戍

皆沒十二月金人攻真州郭倪遣前軍統制郭侯救之遇於胥浦橋侯大敗

端平三年冬十二月蒙古將察罕侵真州知州邱岳大敗之伏弩射其致師者死殺其騎將察罕退走

淳祐二年夏六月蒙古侵真州杜杲以舟師三千來援蒙古兵至城下見杲旂幟夜遁去

咸淳十年春三月蒙古將董文炳軍駐鎮江時揚州真州堅守不下張世傑孫虎臣約真揚兵誓死以戰

德祐元年春三月宋兵斷真州江路蒙古將李庭焚其船二百艘斬獲岸軍夏四月蒙古遣阿朮分兵圍揚州六月敗真州軍七月次真州分遣其將忽刺出敗宋軍於珠金沙斬首二千餘級既抵揚州乃漕粟於真州是月阿朮復侵真州知州苗再成刺史趙孟

錫戰於老鸛嘴敗績阿朮如揚州九月阿朮遣其將張宏範等以拔都兵船千艘西掠珠金沙二年夏五月馮都統等自真州率兵二千船百艘襲瓜洲阿朮遣其將昔里罕阿塔赤迎戰大敗之追至珠金沙奪其船七十餘艘馮都統等赴水死之六月蒙古將直脫兒敗宋兵於真州

景炎元年六月阿朮攻真州重艦駐江上趙孟錫乘霧襲其營不勝死之真州攻益急城陷再成不屈死

元至正七年冬十月通泰鎮江真州沿江兵起剽掠無忌有司莫能禁兩淮運使宋文瓚上言請圖之不聽

宋文瓚奏略曰江陰通泰為江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戶府以鎮其地今戍將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賊凡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為所敗後竟假手鹽徒

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亟選智勇以圖後功不然則東南
五省財賦恐非國家有矣

十年賊發真州淮東宣慰司掾納達刺丁以民兵襲之獲四十二人
武岡赤水人楊完者嘯聚為溪洞長歸降累階至元帥掠上江順
流而下真州人多禽之十三年河南兵起兩淮騷動以趙璉參知
政事移鎮真州十五年明帳前先鋒趙德勝取真州十七年守臣
總管張彥安以真州降

明洪武六年以都督府陳璉總制儀徵

正德七年盜劉七齊彥明等兵船過儀徵江上徑趨金陵十三年
江賊泊舟青山江濱百戶吳臣往襲之不克而死

嘉靖五年江洋賊數十人艤船江岸將掠儀徵指揮金鏗上簿謝
保往勦賊盡成禽先是鹽賊橫行於江百戶畢獻臣臣捕之方

死二十五年倭寇江淮勢將入境四門閉塞居民踉蹌奔命知縣
蔣完驗放入城賊知有備未犯境

隆慶中僉都御史吳時來江防考云儀徵相對天寧洲為江防
門戶應令軍官一員督領部下義勇健勇弓兵船隻繫泊天寧
洲稍西各屯宿重兵與儀徵守備兵船相應防守自瓜洲與鎮
江相對中流金山高險乃儀徵江界門戶江中亦有新洲江南
即高資巡司直抵河口北自花園港泝達何家港口巡司最為
要害此處當宿兵控扼其瓜洲鎮江兩路兵船互為犄角夾攻
之勢花園港舊江口高資巡守兵船以備奇伏策應至於儀徵
江口內逼城郭牖壩漕渠外沿青山南對河口即新洲首亦係
險要堪設正兵應敵如青山東溝瓜步巡司三隘南與龍潭黃
天蕩江面斜峙則有重洲壘江多港雖云腹裏尤係險洋合令

官兵上下遊巡以為後援南北巡司守把兵船夾攻策應

崇禎六年正月流賊破鳳陽知縣姜採督率兵民防禦賊至浦口

去十年流賊破六合遊騎散布鄉村晝夜防守幸無虞

國朝順治十六年海寇犯儀徵直逼江寧吳淞總兵梁化鳳入援

襲敗之乃焚掠揚帆而去

論曰按明初軍統於衛居則屯守行則征戍以屯為糧官不給餉而軍自贍更番迭換軍無久戍而人不勞其指揮千百戶有世數諳武事故上能操練下克用命猶有古者邱甲之遺意焉嘉靖以後承平日久承襲者多紈袴子弟京操亦僅存其名軍政廢弛於是設營伍添戍卒軍屬衛以轉輸兵屬營以防禦軍與兵始判然為二矣民苦供億軍無更番兵所得月糧不足以贍其家而二者皆困夫書生談虎常至色變兵者國之大事不可不講求也然籍

之可徵者僅此兼以戰守附焉地之為要於江淮者著矣

贊曰戈鋌之利孤矢之威衛民者兵取象於師可使知方非徒健兒野有實屯是亦良規戰守之詳故史可稽

儀徵志卷第十三終

儀徵志卷第十四

祠祀志上

壇 廟 祠

壇

社稷壇在縣城西門外二里宋淳熙十五年知州趙師龍修建嘉定十四年知州吳機重修為壇三陞為地七十丈為齋舍為門宇歲久頽廢明洪武十四年知縣謝文隆因故址重建壇延袤各二丈五尺基高三尺壇下地前十有二丈東西各五丈垣墼神廚庫房牲所齋舍咸備由北門入石主北向後圮隆慶元年知縣申嘉瑞重修樹坊扁壇名於上備祭器什物共一百一十八件今復圮惟址尚存

宋口葵重建社壇記曰自王都達郡邑咸置社非求媚於神大報本反始以示民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人之生養

賴焉先王謂有功德于民者祀之故后土能平九州則以為社其後配以勾龍農與棄能殖百穀則以為稷稷並於社皆出乎典禮之不可闕故歷代宗之以至于今其位不屋以達天地之氣也其時則春秋以謹祈報之節也牲宰幣帛之儀罇罍俎豆之數皆有故常不可損易滌濯之謹齋戒之嚴陳設有章灌獻有度肅而不譁森焉如在謂不如是則神將焉享是故壇必素飭器必素備物必預蓄事必預講不則皇遽怵迫支左失右形色貳于內威儀舛于外矣敬安在哉儀徵為郡二百有餘載千古社義為壇于州治之西去城二里許政和初陳侯珣復興葺之尋熱于兵故址頽然為牛羊區矣五六十載間郡舉彝典率旋雉剔以祭編蘆為室以供事畢則徹燎則徙祭于僧房所以受風雨霜露之義亦亡矣歷政幾數十皆因仍未議設儀趙係

師龍之來壇然數日神莫所寓而人欲安居得乎乃頌原僦工即其地而營焉汗者培之墳者夸之其壇為五正社稷之位觀雨露師附焉又屋其北偏以為典獻者之舍凡為祭用者器具墉以周之扃以閱之嚴潔端整儼然靖潔其規畫有程其任使有方民不知役而事已集于是者者釋者始知精一奉祀之意且曰趙侯知本者也篤實簡易不事聲名者也吾屬其可忘哉咸屬葵以記葵謂記所以傳遠也唯其事無媿則可以屬詞今趙侯弗事他作唯新厥社其知禮矣用推敘昔人立社之旨以詔來者庶幾循侯之迹其無怠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南門外城濠側宋嘉定十四年知州吳機創建明洪武十四年知縣謝文隆重建其制與社稷壇同木主南向後圯嘉靖四十二年知縣沈喬楠重築周垣五十餘丈凡壇基類

圮者悉用磚甃之備祭器什物百五十件今復圮惟址尚存
邑厲壇在北門外二里明洪武十四年知縣謝文隆建其制畧與
社稷山川壇同舊有神廚庫房牲所各三楹後圮隆慶元年知縣
申嘉瑞購地於北岡東隅方廣八十餘丈重建垣屋樹以坊扁備
祭器什物六十六件後復圮 國朝康熙二十三年知縣崔岳宗
重修
舊志又有鄉厲壇里社也洪武十七年知縣郭輔辰修茲壇
久毀并其祭廢焉

江祭附

南瀆大江歲祀之典定於秋八月十有八日
舊志云唐開元禮每歲夏必望祭焉周顯德五年勅祭於揚子
江口明景泰六年江溢朝廷遣官齋香帛祭文巡撫都御史王

茲致祭于江神是後凡銜命大臣道此者多祭焉

朝

城隍廟舊在州治東北今在縣治東宋紹興三十二年秋知州真
琦建開禧間燬于兵火嘉定三年春知州潘友文重建十四年運
判兼守吳機修葺元季頽圮明洪武二年知縣賈彥良重建正統
七年知縣連獻孫禮相繼葺之嘉靖十四年正殿災知縣楊孫仲
重建萬曆四十五年新安汪鑣重修久復圮 國朝康熙間知縣
陳興邦馬章玉重修建樓殿後

洪武二年制曰帝王受天明命行政教于天下必有生聖之瑞
受命之符此天示不言之妙而人見聞所及者也神司淑慝爲
天降祥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理人心其
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知弗類代天理物之道實罄于衷思應

傳後志卷四
天命此神所鑒而簡在帝心者君道之大唯典神天有其舉之承事唯謹真州城隍聰明正直聖不可知固有超于高城深池之表者世之崇于神者則然神受命于天者蓋不可知也茲以臨御之初與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睠此州城靈祇攸主宜封曰鑒察司民城隍靈祐侯靈則隨感而通祐則錫善以福此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司于我民鑒于州政享茲典祀悠久無疆主者施行

明國子祭酒陳敬宗重修廟碑略曰儀徵舊真州也帝鄉之支輔畿內之名邑延攬金陵龍蟠虎踞之勝當南北兩京往來之衝襟帶淮海吞吐大江得地之靈據勢之雄蓋有超于四方城池之表者故是邑城隍之神最聖而靈棲神之廟舊在邑治之東春秋祀享朔望謁拜縣令連公獻惟欽惟虔罔敢或懈凡遇

旱魃為虐叩神祈之雨必隨注歲數大禳近睹棟宇椽腐廟貌弗鮮謀欲撤而新之乃首捐俸金以為募義者之倡功垂就緒而以憂去今縣令孫公禮遂踵成之增闔穹峻雄麗壯觀增崇舊規聿新廟貌竦萬目之瞻仰起羣心之敬恭神惠溥矣而所以荅神庥者亦不薄也自今伊始神其福善良禍淫慝集祥慶屏妖孽偃長江之洪濤念大田之禾稼則神之聖靈益著真民之受福益溥茲又足以慰荅守土事神之誠心也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幽明之間皆無可媿惟神其鑒之廟作于正統壬戌二月逾八月而畢工請予紀其維新之端嗟夫神之所以福于民與令之所以敬乎神是皆不可泯者故書以為記俾勒諸貞珉以昭示于罔極焉 楊孫仲重修記略曰天地之道有陰有陽我太祖高皇帝之制陰陽分理天下之府若州若縣既設守臣

以職陽治復設城隍之神以職陰治民之克又陽治賞之陰亦助賞焉民之無良陽治罰之陰亦助罰焉其或水火寇盜旱澇疫青陽治禦之陰亦助禦焉故我太祖于洪武初年親製文以祀之意旨懇惻一以爲民凡守臣蒞政必先謁其祠相與要約以期康阜則斯祠豈細故哉真州地濱大江爲留都之輔當南北水陸之會插壩鱗次軍民雜焉商賈輳焉賓旅絡焉浮江之盜上下剽掠則保障茲土者良亦艱矣宋南渡時金人登金山以窺真州下流而卒走于一鼓是豈人力神實相之正德間流賊之舟蔽江幾登江岸而卒敝于大風是豈人力神實相之其功烈懋著靈異赫奕所宜欽崇以祐茲土乃者祠圯既久火屢警而不裁士民咸懼協謀鼎新凡堂宇門廡齋沐之所咸宏壯鮮潔總若干楹工勦于嘉靖乙未四年以次年九月告成神靈

用安民志用順顧予相與有成亦用是以慰乃遂立石以紀其事

八蜡廟在北門外二里北山上新舊志俱不載未詳建於何時萬曆間稅使暨祿建真武殿于前移八蜡神于後而蜡祭亦廢

按祈穀與蜡祭相爲終始東作方興旣舉祈穀之禮以祀先農于春則百穀告成自宜舉蜡祭之禮以報先嗇于冬祈報之典何可不備也

白沙廟在八字橋北宋嘉泰間建真州舊名白沙祀其土神故曰白沙土主廟開禧間燬運判費培重建明洪武中千戶張馨再建宣德中指揮張勝葺之教諭王麟撰記萬曆間傾圮邑人高思魯重修

旗纛廟在縣治東明洪武初指揮凌實建 國朝康熙二年守備

朱琛重建

馬神廟在縣治東明洪武中知縣王琳建春秋仲月戊日記之後馬政廢而廟存

靈星廟舊在州城東行春坊轉運司側今廢

舊志云按風俗通曰辰之神為靈星祀以辰日祠于東南

火星廟有二一在城外教場後一在五壩街後天池

都火星廟在邊察院東梓潼墩西明知縣許一誠因火災建後圯國朝康熙五年重建

漢壽亭侯廟有五一在城南十字河北岸明永樂二年巡檢郭義建後有三義閣 國朝康熙五十年西商秦晉興重修一在城中鼓樓上明弘治中江中有數木像漂近帥臣張瑾命舟起之乃侯像及侍從像也因建廟于小教場後圯嘉靖中都指揮毛緯改祀

於鼓樓一在儒學東一在東門外敵臺上一在縣東六里運河旁陳公廟俗稱恭愛廟舊在陳公塘上漢廣陵太守陳登鑿塘以資灌溉民德之立廟以祀宋熙寧五年重建紹興中重修明嘉靖間遺廟猶存今廢

宋處士孫侔記曰漢建安中廣陵太守陳侯登元龍居郡有異政沉勇內決總衆多威畧方是時皇綱弛絕亂臣相與犯上天下紛擾雄豪并起侯鎮是邦挺然自固武力旣宣疆場不驚法修教浹人趨厥務稚老鰥寡愉愉嬉嬉侯以休暇行城之西二十餘里濬源為塘用救旱饑有萑有葦龜浮魚游民資以饒溉浸田疇稻秔豐衍勤本足食廬井恭而愛焉名傳于今以褒厥廟寅寅虔事四時報饗殆將千載而莫敢忘古之所謂有功者得其所以濟民則懷悅當時遺後世無窮之澤此為政者所勸

勉也宋興大中祥符六年始析唐之白沙鎮附以二縣置真州
為江淮制置發運治所而塘實在其地歲用灌注長河增淺宣
淤滯然流通漕轉弗乏其利彌廣矣于是官輸民賈貨物粟帛
四方使客千艘萬軸雷動而雲集故于淮之南為州最劇熙寧
五年太常少卿陳留羅道濟拯尚書度支郎中河南皮憲臣公
弼為之使慨然追侯之功治愈久而利視祠宇之不嚴命加完
飾使里俗益知侯之德遠不可忘而顯彰之以信于後且請余
記焉

惠愛王廟舊在甘露鄉三城村唐工部尚書張萬福祠也宋宣和
六年運判向子諲具感應事請于朝賜以今額靖康元年郡人刊
勅于石今廢

舊志云按唐書萬福蒞官九州皆有惠愛而威名特立于江淮

間故白沙未陞軍時廟食東山庭下老松無慮三四百株其久
可知

康公廟俗稱古鎮明王廟舊在義城村去縣二里舊志云唐咸通
間歲旱六合康令以身禱雨跨白馬入江而死雨遂霑足歲則大
熟邑人立廟又建馬廟于新河之西二廟相望故俗呼為雙廟子
宋開禧間燬于兵嘉定間郡守再建于州城之西今廢
按唐書及郡志蓋江陽令也舊志云六合康令非是

唐總轄廟舊在陳公塘側宋嘉定十一年建義武民兵總轄唐景
祠也舊志云開禧間金人攻真州璟決塘却敵有功運判兼守方
信孺繪像祀之今廢

三將軍廟舊在胥浦橋東宋紹興間金人攻真州劉錡遣其部將
邵宏淵援之分遣三將梁淵元宗張昭統軍禦敵于胥浦橋死之

州人壯其忠勇立廟以祀歲久寢廢今遷建城東焦家山汪克孝
重修有羽流奉祀妄加以利市之號市人多奔祀以徼福而表忠
之義荒矣

宋司法參軍劉宰廟記曰紹興辛巳金亮渝盟天子赫然震怒
分命大將提重兵以扼淮之東西劉錡在東淮亮懾其威名避
之而西濟自渦口直抵江上于時淮民聚于維揚恃錡兵在前
宴然寧居弗慮弗圖赤白囊甫至敵騎已寇江津矣倉皇奔竄
人不自保錡時對壘清河亦惕然有腹背之患然卒至道路無
壅人心太和王師克還無害未幾阜角林告捷敵用大創厥有
由矣先是錡遣其將邵宏淵控儀徵敵騎西來宏淵謂其偏將
梁淵元宗張昭曰真為州四望如砥寇至懼弗能支胥浦距州
五里雖廣深不足若據浦斷橋其庶幾乎三將軍慷慨介焉疾

馳時宏淵所領二千人而配三將者纔三之一敵以大軍壓之
軍士愕眙莫有鬪志三將奮臂一呼士氣百倍張將軍屢衝敵
陣為士卒先元將軍提軍深入手梟敵將所向披靡元力窮陷
陳而張亦殞命流矢梁將軍曰事急矣方將據浦自守而敵以
驍將銳卒乘之梁單馬直前挾驍將歸而銳卒捷出忽斷梁右
臂臂已斷而氣不衰敵萬眾馳突爭欲剗刃梁回顧叱咤敵目
眩膽落竟不能加兵梁顧援兵不至度終不可脫遂挾敵將墮
橋下卒與俱死敵失驍將且伺城內猶有留兵懼不敢前為之
頓兵遲回而淮民百萬之眾已安流濟江清河十萬之戍亦緩
轡入維揚矣是三將軍以一身之死易百萬眾之生以胥浦陸
步之地為江淮數千里保障吁壯矣哉後雖上其事于朝而廟
貌缺然民懷其功報祭無所相與建祠叢薄間卑陋湫隘不足

以揭虔安靈。又位下名微。事久跡晦。漫不可考。恐異時無以備職方之求。華文閣韓公挺始自庾司來。董漕事。網羅放失。知三將軍之功。當與此州俱傳。亟令判正地志。且謂昔睢陽之守。死者數萬。議者猶謂以其遮蔽江淮。廟貌赫奕。于今有光。矧內無堅城之守。外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功反有大于昔人者耶。是宜尸而祝之。爰飭攸司。是築是斲。撤舊為新。宏廠高明。視昔百倍。嘉泰改元之四月。工告訖。功淮民翕然。數百里內。爭走祠下。既薦咸拜稽首。謹誌其成。而遺以詩。俾歌以祀。其辭曰。水之流兮。湯湯逝者如斯。兮人其可忘。橋之橫兮。東西神之來兮。疇依牲基。神之安兮。我民之思。

張榘曰。其後有馮都統者。率舟師二千。江上襲金人。戰敗死之。惜其名泯。則雖增祀曰四將軍可也。

諸廟附

真武廟在南門內。洪武間指揮凌實建。宣德間指揮史鑑重修。翰林學士李時勉撰記。正德間增葺。亦有記。

清元真君廟。俗名二郎廟。在縣東十里。宋嘉定間。運判費培建。洪武間指揮凌實葺。

藥王廟在中閘西。萬曆中稅監暨祿建。

碧霞元君廟。俗名奶奶廟。有四。一在八字橋。一在西門外。一在中閘河濱。一在中閘西北。

三官廟有二。一在新閘口。一在瓦屑壩。

祠山大帝廟在紙坊橋北。今廢。

惠澤龍王廟。舊在潮閘東。宋熙寧中。因感應事。建今在四壩。

沈括筆談云彭蠡小龍顯異至多熙寧中王師南征有軍仗數十船泛江而南自離真州即有一小蛇登船船師識之曰此彭蠡小龍也當是來護軍仗爾主典者以潔器薦之蛇伏其中船乘便風日權數百里未嘗有波濤之恐不日至洞庭蛇乃附一商船回南康世傳其封域止於洞庭未嘗踰洞庭而南也有司以狀聞詔封神為順濟王遣禮官林希致詔明日中還蛇在船後送之踰彭蠡而回此龍常遊舟楫間與常蛇無異但蛇行必蜿蜒而此乃直行江人常以此辨之

舊志又有彭蠡小龍行祠在二都黃草漾

五龍廟在陳公塘上舊志云陳登嘗役五龍以開港故立廟以祀宋淳熙九年運判錢冲之重修今廢

白龍湖舊在臘山上宋郡守王大昌於此禱雨有應今移建於白

洋山

王大昌白龍廟禱雨詩踞鞍未曉出城局已覺霏霏等露零
禱白龍澤三日乞飛丹鳳表千靈但知瀝悃占犁雨不記微軀
是使星寧敢貪天為己力端繇宵旰誕楊庭

九龍將軍廟在臨江河口明成化間建工部郎中吳昭謨記今廢
晏公廟在舊巡檢司西明洪武中單安仁建蓋司水之神也

蕭公廟在鑰匙河濱明洪武初建成化間增葺蓋亦水神舟人多
禱之禮部郎中樊金撰記

四聖廟在二壩側亦水神明永樂中建天順間工部郎中龔以靜
再建今廢

三壇廟在三壩南外河之濱以祀水神明洪武中建國朝康熙
初汪森然重修五十一年汪文學與眾再修

廣惠廟舊在治平院東乃正順忠祐靈濟昭烈王祠宋紹熙間郡守韓挺改建於儀徵觀西明洪武間指揮凌實再建似亦水神今廢

沙鎮大王廟在豬鈎沙舊志云俗傳漢末郭公亮廟

沙水大王廟舊志云在三都

九江王廟在神山宋時建明洪武間知縣賈彥良再建永樂間千戶嚴傑修今廢

都天廟在新城鎮東二里明初建宣德間再葺嘉靖間重新隆慶六年邑人黃相等建石坊于臨河 國朝康熙四十八年欽鄭肇新與衆重修改拓廟基增于舊者十之二又甃廟門之遊以屬於坊

邑人李文記曰周禮司救之官八歲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

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蓋聽于人也後世疫厲札瘥或由道術治之舍藥物而亦愈蓋聽于神也夫天患民病古今有之司救則官勤其職道術則神尸其功故人官宅明神官宅幽其理一也凡以王命施惠者修國卹而務明道術治之者緣神道以設教及其有惠于民可以弭裁而變患君子必不因此而廢彼矣吾真有都天司疫神祠在新城里之東嘗考晉史新城本謝安出鎮廣陵時所築壘也隆阜蜿蜒阻江險以為形勢安蓋以會稽王道子專擅將變築此以備之歷六朝唐宋幾七百年率未有神祠興於其間逮元至大初闔州大疫維時有孚惠先生者楚人也得其師真牧公之學繇潯陽東遊於真哀憐州阨之病以神符秘瀝飲之疫皆勿藥而愈州人德之始剏道宮于新城壘之南以奉先生歲久且圯其徒五老峰人雷希復者繼增

構之爲通真萬壽觀未幾希復以提點揚州道教去而通真故宮尋就頽毀國朝洪武初希復之徒有受持孚惠之教者于新城壘之北剏爲今祠用祀司疫之神其靈壇秘蹟迄今爲邑人之依崇有禱必應宏濟之功有陰多于司救者載觀周公作時訓數節辨氣定候七十有二凡歲之有疫蓋候之乖氣之厲爲之也可謂之無神乎哉有其神則有其祠矣祠舊有坊在河之于嘉靖初材朽且蠹今年夏四月邑人黃相等輩集祠下僉爲之謀各捐資構材易木以石仍冠以祠額落成請記因論述祠祀之本末載其歲月名氏以示悠久嗟乎王政衰司救之官廢厥職也久矣天患民病孰爲切于其身乃至鄙談道術多吾說以勝之如之何其弗思也邪

明靈昭惠王廟舊在城南排岸西今廢

張康二侯廟舊在團窩宋時所建元至正中再葺今移建于縣東四十里石人頭鎮

茅司徒廟在縣東十三里俗呼爲瓦廟元大德中建明永樂中再建今廢

御史張珪記略曰司徒爲驅虎神按舊志據徐鉉稽神錄所載浙西僧德林欲自舒往桐城偶得疴疾不能去困臥草中及醒則已昏矣四顧無人煙獨虎豹哮吼自分必死俄見一人如將軍狀召二卒謂之曰善守此人徑上馬去唯二卒在焉明日至桐城僧以問卒荅云此茅將軍也遂於所見之處立祠後十年回自桐城則廟已徧村落間矣而都梁志亦不載其詳但言俗傳兄弟五人捕虎除害於民因以立廟又按司徒者梁茅勝嘗糾義士五人竊忠臣王琳之喪于陳而葬之則其爲人可知

公安二聖廟在城南江岸宋時建今廢

靈順五侯廟舊志云宋朝有三一在寧江門內萬金坊一在清水

間南一在翼城義井坊有井或曰禱而汲可愈疾今廟亦三一在

東門一在曹果巷一在涵洞口俱廢

宋林可大題義井坊五侯廟壁詩義井神祠古崢嶸列棟甍考

鐘供奠醑戛鼓侑牢牲寄汲傳驅恙祈靈阨挈嬰依人神亦義

榦石問誰名

三聖大僊廟在城南倉巷宋時建女僊祠也今廢

祠

伍子胥祠舊在胥浦橋名清忠英烈王廟後廢明隆慶元年知縣

申嘉瑞移建西城外

邑人李之信曰江介也西即楚之棠邑春秋時為伍

氏采地今頻江有伍相林唐宋間嘗建清忠英烈祠於甘露鄉

蓋子胥解劍處也雖邱墟陳迹而故老往往能言之嘗考諸史

傳當時奢收矣尚且入員獨審所以報楚為父兄雪讒乃以太

子故從亡於宋宋適有華氏之亂又從亡如鄭不幸而鄭有晉

師嗚呼此子胥所以決計奔吳也觀其脫險於昭關飢乞於道

路追亡者且踵其後則所遇窮矣大川不可以徒涉幸而獲舟

楫焉則蘆碕漁丈果誰邪不食將飢而死矣幸而獲壺飡焉則

浣紗女子果誰耶由今思之未必非天所假以待子胥不然亦

必死於楚矣其能以闔廬之師三年入郢而終雪父兄之讐哉

諸所艱難經歷之處宜邦人不以陳迹視之也古葉二川申侯

嘉瑞來宰茲邑政理之暇弔古興懷因清忠英烈祠久湮於胥

浦乃於城西外隍鼎築廟宇為堂三楹前為門寢後為樓各三

楹像子胥於堂而記之兼繪蘆碕漁丈於壁之左浣紗女子於壁之右將落成役予為記會侯以入覲內留為京縣尹屬上谷遜山侯訢涖任聿修前政慨然以此舉為善蹟圖功攸終是宜祠祀不終於湮而復興於今也記之

大忠節祠宋丞相文信國公祠也在城東門外水關之右明成化二十三年南京工部分司主事夏英創建以真州知州苗再成揚州都統姜才配正德十三年工部主事卞思敏建樓三間於殿後顏曰望南嘉靖元年工部主事敖英增祀宋刺史趙孟錦十七年工部主司鄭汝舟改望南為正氣樓書正氣歌於壁三十五年有倭警知縣師儒以樓逼近東城恐為倭據撤而廢之遂不復構祠亦頽廢國朝康熙三十五年鹽運使劉德芳重修五十七年知縣陸師與眾再修

文信國入真始末元兵逼臨安公以宰執遣詣臯亭議和為伯顏所拘留已而遂俘以北至京口公與架閣杜滸等定謀夜覓小舟亡入真州與州守苗再成圖興復之計而制置使李庭芝疑公來賺城檄苗使殺之苗不忍給以閱城閉之城外以制司檄示之又遣二路分以兵五十人隨之行覘其去向將加害二路分察公忠義無他志各先後引去公乃由揚州往通州航海從二王於永嘉計公留此地者首尾僅三日耳

夏英大忠節祠記曰成化丙午英分司儀徵考按圖牒痛惟三公奠醑無所因作東關閘事竣稍有餘材閘東又有地遂以其祠謀於巡撫都御史邱公公曰美圖也亟為之且得守備呂公佐協心同事而致仕錦衣指揮凌公實哀然為首舉倡率義賈党志等各出所有以供祠費初奉詔停工者數月凌曰旌忠報

功盛德事也。世道計也。况不勞民力，不費民財，亦何為而不為。乃獨捐白金二十鎰，完其事。始工於丁未秋八月，畢工於戊申春正月。祠成，肖像信國文公南鄉坐，苗公、姜公東西鄉，侑焉。祠後為寢室，廂房各若干楹。募道士三人居守祠宇。前儀門三間，碑樹於中門，為牌樓一。揭書大忠節祠於楣，扁繚以垣牆。植以名木，自是左右有翼，規模宏遠。門觀親密，神像顯嚴。凡官茲土，洎南北行過是者，亦必顧瞻起敬。將有奮發其同然者，則是舉也。其於世教，未必無裨益云。

敖英增祀宋刺史趙公記曰：儀徵東關舊有大忠節祠，祀丞相信國文公。配以州守苗公、都統姜公。今年春，英部使茲土，晉拜祠下，退謁雪洲黃先生，與談刺史趙公死事，悲獨不祀，乃謀祠之。按史：趙公乘霧襲敵，隋水死，嗚呼！非忠義耿發，宜不若爾英。

意其生平有可觀者，而史逸不書，惜哉。或疑公出奇致北，罔功也。祀何居？英曰：不然。祠以忠名，祀忠也。趙以忠勤死，此土而莫或祀之，其可乎？且當元師壓境，宋事勢已去，趙賈勇圖成，而典州者賴之，將略可知矣。向使其齟齬師計行，縱不能殄除大敵，亦足以挫抑驕銳，江之南北，豪傑響應，宋社不屋，未可量也。是果可以成敗論英雄哉？苗、姜之與文山，死處不同，而忠一也。君子既嘗俎豆之矣。趙亦忠義之鬼也。可獨餒乎？或又疑曠世殊代，安知趙之鬚眉體貌，而肖像之，宛然王孫，不以誣乎？英曰：不然。叔世旌忠者，必祀。祀必像，所以示仰瞻之的也。豈必人人肖哉？使凡拜瞻公像，惕然興思，肅然起敬，而偷生避死，亦或為之。泚頽則公之神，無不之也。而或寄焉，像果無助耶？雖然，英復有感焉者。趙竭忠死事，甚著。史宜信，猶遲三百餘年。雪洲始發之，而

英始舉之。則夫史逸獻亡。罔攸考質。九原湮鬱。不幸固多矣。云如何哉。知縣李君文翰。遂作而請曰。是可風也。敬勒石祠中。主稱刺史者。從信國指南錄題之也。

劉德芳重修大忠祠碑記曰。余讀史。至宋文丞相傳。未嘗不廢卷三歎也。三代以後。漢唐宋為大一統。漢唐之君。治略雖強。而待臣養士之道。都不及宋。及其既也。臣之所以報其君者。亦過漢唐遠甚。宋之君。崇經術。重學校。優禮大臣。容納諫諍。至不殺大臣。不殺諫官之祖訓。世守弗替。其在盛時。臣子瞻戀闕廷。致政後。即吳越楚蜀遐遠之人。必移其家以近于王畿。其亡也。州邑小吏。守其空城。而不忍去。以身家殉之者。不可勝計。此無他。累朝之禮隆。而誼篤。士大夫忠義之氣。蘊釀奮激。而不可已也。文信國結髮登朝。以伉直見憎。于時宰浮湛中外者。幾二十年。

其右相之命。亦拜于國事既去之餘。而倉皇出使。自真州脫去之溫之閩之廣。起兵興復。倍嘗艱苦。妻孥俘累。家室淪亡。五坡被執。飛走路窮。囚燕市三年。固無日不求死。自古亡國之臣。從容就義。百折不回。未有如信國者也。初元世祖亦欲釋信國。而宋諸降臣。恐其為變。自累亟欲死之。論者俱咎降臣之陋。不知信國一日不死。其心固一日未嘗忘宋。倘世祖果釋信國。江南義士起而擁之。信國肯以元之釋之為德。而謝不從乎。降臣之欲亟殺之。正所以亟成之也。嗟呼。當日宋之臣。苟非狗彘。大都不能忘故君。信國尤其摯焉者耳。雖信國之忠義。根于天性。而宋君臣感應之理。不亦彰彰可見哉。真州民久祀信國。向祠在郭外之河干。日漸頽敝。余出俸錢葺而新之。因感歎于信國身世之變。而颯縷及之。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嘉平月。

陸師重修大忠節祠記曰儀徵東門外大忠節祠祀宋丞相信國文公當宋之亡公脫俘京口夜竄真州與州守苗再成圖興復會制置使李庭芝入歸兵之言謂公來說降檄苗亟殺之苗不忍則給以出視城壘閉之門外以制司檄示之公是時躑躅徬徨無所於歸欲身見庭芝暴其衷至城下聞其下令備之甚急恐不免乃自揚走通泛海從二王於永嘉中途遇北兵者再屢瀕於死危亦至矣時江南北悉降元惟真揚猶為宋守未幾庭芝亦死忠其心本同而疑不能猝合人事之乖天心之不屬也然公留此僅三日耳後之仰而興慕者搆此崇宇肖似而薦享之維虔不敢使一日廢不獨見凡有血氣者之同亦所以明我教忠立人臣與國存亡之的也祠近濠去城數十武意公當日睨孤城而哭落日之地始建於明初中因倭亂而毀後重建之

亦屢圮屢復國朝康熙初邑人汪森然修之三十五年鹽運劉德芳重修今二十餘年而復就頽師來為縣不敢以怠爰捐薄俸以圖繕葺而邑中同志項君綱首助之汪君克孝復繼以鳩捐克底於成傾欹罅漏與丹雘之剝落者還其舊觀又於其旁增屋數間擇寶坊寺僧恒守之以朝夕汛掃自是而有專人可不患其易圮矣舊聞有樓在其後曰望南南眺京口江山如昔可以想像公去來之處且增人以弔古之思今限於地未易言復附祭者四人苗再成趙孟錦姜才王炎午也趙戰死苗城陷繼死節烈與公同配食為允姜與制使同被害于揚州揚舊有李祠附姜於李宜爾王有生祭丞相之文可云讜友苟接是以舉則西臺慟哭之謝翱可並及也至如架閣杜滌始終相從於患難公以天下義士稱之方其脫京口而來實賴其謀又隨

王炎午不字
既享

至此地其後公敗潮陽杜亦以厓山潰被執復相見於五羊而死義亦當從祀於斯今尚闕如後有踵爲而大作者或采予議而定其次其可乎葺旣成應記其歲月故附論之

邊貢謁文山祠詩丞相英靈消未消絳帷燈火颯寒飈乾坤浩蕩身難寄道路間關夢且遙花外子規燕市月水邊精衛湘江潮祠堂亦有西湖樹不遣南枝向北朝馮蘭詩說降豈有文丞相感義欣逢苗再成努力正圖恢復計流言翻禍脫歸兵干鈞國勢懸毫髮萬死臣身託糝羹忠義要令天下見只留軀血到燕京趙鶴詩大忠祠宇真州開尚記文山奔北來真州孤城合死守嗟嗟苗史與姜才宋庭文山第一士丞相提兵日多事憤激難甘宋氣終間關益鬪塵氛裏南冠而繫向江鄉逋臣未死宋未亡憂君其憤夏少康宋治其復周宣玉逋臣渡江暗

嗚咽國破家亡敵未滅借兵何地賦無衣雪恨比江思擊楫誰傳丞相說降人被驅幾作草間塵數奇自託謝李廣志同那得迎張巡崎嶇立國寄閩海一君倏仆一君在皇皇仁義殉臣身臣身九死心何悔到底姜苗不負公先後死國將無同奸諛時走祠宇下掉頭吐舌畏大忠呂夔詩三日曾聞此寄身渺茫天地一孤臣蘇卿歸漢真無術南八興唐豈有因後死不妨稱義士逢時端可作遺民懷賢況在鄉人死駐馬西風感慨頻黃鑿登望南樓詩一上高樓望眼明撩人景物興邊生江流不盡千年恨山色猶含異代情轟轟豐碑存盛事堂堂遺象憶精英登臨無限懷賢思天際風煙哭鴈聲

邵節使祠宋將邵宏淵與金帥蕭琦戰於胥浦橋民因得渡江以免敵難事平民爲立祠今廢

舊志云當時劉錡以舟渡真民於江南金人來爭錡遣將擊破之後金人復率衆來士民奔渡江者十餘萬潤州守宇文紹節亟具舟以濟且廩食之則錡與紹節禦災捍患德於真民厚矣固宜並宏淵祀也

吳知郡祠舊在資福寺西宋嘉定十五年知州吳機建祀其叔前守吳洪今廢

吳機祠壁記慶元戊午己未間叔父京轄割符此郡機嘗一至郡省拜從容話言窺見政事之略如勦忠節樓船壯武營屋六百間於今營之舊址浚新河二十里以弭江險覆溺之患人皆便之至其地登覽之勝作頌江樓重建快哉鑑遠二亭此殿宇塑像皆所及知者而不及知者不得而詳也中更兵革事與時遷後二十年機復被命兼芻粟保障之寄訪公遺蹟故老尚能

言一二而圖志不修考據無所僅有虞公儔所作新河記及此殿脊公姓名猶存而已可勝感舊之懷邦人因請立祠像公以示其憩棠之思敬書以識於祠堂之壁公諱洪字仲寬機叔父也

潘使君祠舊在天慶觀宋嘉定五年建祀知州潘友文今廢

記曰賢者救民於水火之中扶持經紀惟恐其有不及者非有所利而然也民受其賜愛之如父母家至戶到藹然一辭相與像而祝之者亦非有所利而然也二者皆盡其心焉爾嘉定二年秋八月詔以辦行伍在諸軍糧料院金華潘侯為真州守九月既望侯至視事民之甫脫鋒鏑而困於饑饉者亘道相屬則又非有尋甕尺棟之可居堅城深池之可恃也越三日侯命吏為賑民局又為修城司民日依麗譙隨車轍而有求者不旋踵

則給之固已不勝算矣。冬十月，乃命書州城之內外，與二邑之戶口。凡居民若干，客戶若干，與襁負而至者若干，賑之有米食之有糜有餅，寒者衾，病者藥，暴露者為室廬。又命揣城之高卑，厚薄，仞池之淺深，廣狹，板幹既平，餼糧既具，屬役而裁。越明年五月，凡民之更生，以戶計者幾三萬，自去年食于官者，又日計數于人，其去而歸也，則裹糧而遺之。又明年四月，凡城築者四百六十餘丈，河之浚者五百二十丈，其所欲為者，則又慮材以繼之。四民既寧，百廢具興，菜食者飽，瓦礫者楹，桑麻相望，雞犬相聞，德惠浹洽，治化流行。於是州之士民相與言曰：吾屬何以報侯之德乎？始侯視民之凍餒，則曰：是性命于我也。視民之不得奠居，則曰：是我漂搖之也。視民有長幼訟者，則曰：是吾教化之不明也。聚飢與疫，過者掩鼻，侯人人撫摩之，勤勞版築，無憚

寒暑，取士卒之食而食之，然後師安於屯，農安於野，天與人叶，時和歲豐，芝草生，麥岐兩，渠蒂並。今侯三年成矣，利澤深而保障固，將捨我而代去。夫甘棠勿剪，民思召伯，吾屬豈能忘乎？乃即天慶觀之東廂，貌其德容，山立玉色，章綬若若，蓋以祝侯之福祉無窮，而事業光顯於寰宇也。惟侯東南詩禮之家，淵源師友，潛泳道德，退藏若虛，益勤不懈，約於奉已，厚於與人，橐無留儲，清白載路，其所推而積之者，可謂盛矣。侯固未嘗求人之知也，民化其德，自邦人之俊秀，以至耄稚，同勒堅珉，而名氏皆不書者，人亦不靳侯之知也。詩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侯名友文字，文叔紫微舍人默成先生之諸孫，舊志曰：佚名氏。

豐知郡祠舊在北山上，宋嘉定間，建祀州守豐有俊，今廢。

傳德元卷之四
楚州教授張翼祠記略曰嘉定八年夏五月詔易新知蘄州豐
公來守儀徵六月至郡始見吏民即召僚佐進鄉之士而謀之
曰天久不雨蝗又北來歲時旱且飢其思所以爲先具之備於
是夙夜孳孳講求荒政如救焚溺然凡利民者靡不舉行不便
於民者鋤而去之惟恐不亟務穡勸分捐逋已責通商惠工平
糴均食本末具舉規模悉定散遣屬吏分命士子計戶口覈虛
僞無有遠邇家至日給號令嚴賞罰明吏莫能欺民受實惠越
明年二麥大熟邦人相慶曰往歲旱蝗不知幾郡而吾鄉獨異
於他鄉自秋徂冬如病之革若不自保也然是時民安於市農
安於野遠方流民襁負而來若不覺爲飢也歲所以致是者非
邦君之賜與微邦君吾曹安得至於今日乎且慮公去此而還
朝留其像以祠之使若常在然後之來者因是以知人心之易

感益加惠愛以福吾民則民之所以拜公賜者又將無窮也公
名有俊字宅之四明人清敏公之孫

吳知州祠舊在學宮之東宋嘉定間建祀州守吳機今廢

縣令丁宗魏祠記略曰嘉定乙卯冬大農丞吳公先被命守儀
徵甫視印有旨攝漕事明年秋以漕節兼領郡符金將入邊凡
郡於淮者務固吾圉日討國人而訓之於備禦之不易也未暇
問也公既至築土山峙醜流支分陶甕具而城高畚鍤奮而池
深核軍實備器用建營寨補卒乘厥費鉅萬不請於朝不取於
民人憂不足公用之有餘一日謂學博永嘉陳君臨曰凡此蓋
不容已者抑吾敢忘所本哉於是捐金錢三百萬以葺泮宮陳
君於是質埏埴儲竹木市墾黜更創外門增設內垣殿宇堂廡
敬者正之缺者全之圯者固之飾以藻繪輝以金碧執經之生

觀禮之儒入門而肅如也升堂而齋如也君子於是美吳先生之知本而喜陳君之善其職也先是陳君作祠繪先生德容未及龕置先生適去宗魏試邑附城暫為攝事因諸生請遂立於講堂之左而書其所欲言於石先生名機字子發天台人

申公祠在響水閘東隆慶間為知縣申嘉瑞建今廢

唐公祠在攔潮壩南濱河萬歷間為知縣唐邦佐建今廢

許公祠在紙坊橋萬歷二十年為知縣許一誠建今廢

王公祠在東門大街萬歷二十五年為知縣王應元建今廢

應公祠在二壩石灰嘴為鹽院應朝卿建今廢

馬公祠在縣治東小市口為鹽院馬從聘建 國朝康熙二十八

年以知縣馬章玉祔

彭公祠在儒學東為鹽院彭某建今廢

牛公祠在東門裏天啓七年為知縣牛翀元建今廢

新志云以上諸祠舊有碑記順治間知縣劉宗孟奉檄修閘鄉約等碎其石以助工

王公祠在縣治南面北闔闐中為知縣潼川王伉建今廢

李維禎記略曰禮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又曰禮人情而已

人情受施於人安得無報是以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說其來

惜其晚幸其留挽其去形諸咏歌舞蹈而尤不能忘者生祠之

生祠非古也情之所獨雖古禮未有可以義起矣畏壘之民尸

祝庚桑楚庚桑楚南面而不釋然弟子曰尊賢授能先善與利

自古堯舜已然而况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楚之辭太

上務德也畏壘之舉其次務施報也兩者皆是古風漸漓上以

施違道干譽下以報進諛行媚遷一秩代一官往往有祠循名

責實殊不相副。真偽淆雜而真者且公偽者生疑。豈禮之設使然哉。余宦遊四方四十餘年。所見生祠非一。獨真州祠蜀王公為最真。公令真州。余僑寓金陵廣陵間。與其邑四民遊。四民頌公賢。如出一口。竊以未望見公顏色為恨事。公既用治行高第。就徵復奉家諱歸。真之人不寘於懷。或設公像。或造公主繩樞甕牖之室。學士大夫病其褻。請於諸臺。為專祠祀公。僉曰。可。庶民子來。不日而祠成。歲時弦歌而薦之。貴賤長少秩然而敬之。何以故。得人情故也。夫為禾者耕而鹵莽其實。亦鹵莽而報。耘而滅裂其實。亦滅裂而報。公以人情為田。深耕易耨。三時不害。真之人含哺鼓腹。室家胥慶。求原公功德。豐其粢盛。潔其酒醴。升其馨香。昭其明信。庶幾乎公之享之也。農事畢則修賽禱。年順成則通八蜡。亦若是耳。且也中流失舟。一壺千金。飢者易食。

渴者易飲。及其時之為貴。以此祠公人情也。震風凌雨。思夏屋之帡幪。中路嬰兒。失其母。涕泣而求之。以此祠公人情也。學士大夫。以余雅慕公。屬記麗牲之石。公治狀具載。新政異政紀言中。而姜內史暨諸鄉紳父老所述。事在躬儉德懲。勾訪除衙蠹。蘇單夫謹權量。卹鰥寡。驅游惰。弭盜賊。省追呼。時婚嫁。核丁產。別土著。興學育才。禱雨賑飢。仁及孩蟲。胎天霹卵。諸事禮所謂。遽數之不能終其物者也。公名侁。四川潼川州人。萬歷庚戌科進士。

姜公祠在縣治東崇禎間為知縣姜採建後廢公歿士民追思康熙十四年重建五十七年知縣陸師以王伉祠廢奉主合祀於中名王姜二公祠

許公生祠在東門外寶坊寺左康熙五十一年為知縣許承澎建

浣紗女祠舊在縣西四十里舊志云伍子胥亡楚過此見一女浣紗因囑以勿言女遂赴水死後人立祠祀之後廢移建於城西二里許外河之涯俗名娘娘廟明隆慶元年知縣申嘉瑞重修今復頽壞改爲僧居

周孝婦祠在樸樹灣鎮明崇禎七年爲周祥妻老婦張氏建 國

朝康熙五十七年知縣陸師與邑人王復衡等重建

姚思孝記曰古之孝婦有矣未聞有刲肝以療姑疾者刲肝自孝婦始婦張氏適農家子周祥姑年老寢疾數載婦憂之坐起輒哭俄見道人立於門因問以方道人應曰須人肝立愈婦志曰人肝寧可得曰肝有諸身刲之而得耳言已不見婦念曰是神人命我耶祥有從弟文顯者嘗爲其父母病刲股療焉婦乃從容問其刲狀文顯曰刲即刲也何問爲婦歸而私置利刃六

寸餘急未得間乃促祥往耕遂自刲其左腹探出其肝得數寸割之作羹以薦姑姑素愛少子少女婦囑之出無溷姑食使得盡此羹姑食已婦始就臥祥歸而詈之曰腹痛也姑少女視之則血淋漓薦席上大驚以告姑姑起曰吾故聞香味之異也由是病遂愈萬曆二十年甲午八月二十一日也真邑令博陵王公爲請於上官月賜粟自王公去不復食官粟今年余避喧樸樹灣去孝婦家不遠父老爲余言孝婦事甚詳舊有楔棹翼然河上今楔棹亦圯蹟且漸湮思所以表彰之有三塔院禪者圓明慨然曰我佛供養百億如來不如供養一父母誰謂出世不以忠孝爲本願祠孝媪以教天下爲婦者因捐貲共成之祠成姚子曰丈夫遇小利害百鍊剛且化爲繞指柔我鄉數百年內求忠臣孝子無多人乃婦女未嘗學問直以天性關切一往不

返烈則露筋。孝則剖豚死，不復顧。每一念及，令人毛骨為聳。語曰：詩可以興，過孝婦祠下者，亦可以興矣。

神祠附

東嶽行祠，舊在儒學。東宋嘉定端平中創建，後圯。明永樂初重建。宣德間久旱，指揮金勝禱雨有應，遂增修之。掘地得金一釜，上之朝，詔賜寶鈔。嘉靖中毀為漕臺。國朝康熙四年，邑人重建于東門外河北。

文昌祠，舊在文廟東。明嘉靖三年，巡鹽御史張珩毀之，以祀鄉賢。名宦萬歷元年始建于小教場西土阜上，俗名梓潼墩，相傳即東園拂雲亭故址。國朝康熙五十三年重修。

